



黑水城所出元代礼仪文书考释三则

蔡伟政

摘要: 黑水城出土文书中有三件礼仪文书, 所记载仪式反映了元代亦集乃路乃至西北地区在祭祀或其他礼仪方面的一些情况, 是研究元代地方上文化活动的珍贵材料, 故本文主要从这三件文书出发, 对照元代典籍中的各种仪式记载, 得出这三件文书分别是祭祀宣圣、祭祀三皇和朝贺天寿圣节的礼单, 并指出文书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 黑水城; 亦集乃路; 祭祀; 天圣寿节

2008 年出版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① (下文简称《中国藏》) 第七册为“礼仪、儒学与文史卷”, 该卷收有 M1·1117[F2: W31b]、M1·1116[F1: W43]、M1·1115[F62: W11] 三件礼仪文书, 这三件在李逸友先生所编《黑城出土文书》^② (下文简称《黑城》) 的编号依次为 F2:W31、F1:W43、F62:W11。笔者认为这三件反映了元代亦集乃路的若干礼仪问题, 其价值值得进一步发掘, 故逐一进行考释说明。

一、对 F2:W31 文书的分析

F2:W31 文书单从文书内容看是为某种祭祀活动的仪式礼单, 《中国藏》将其定名为《跪拜礼》, 此定名较为笼统, 故有必要做一下详细辨证及深入研究。为方便说明, 现录文书如下^③:

《中国藏》M1·1117[F2: W31b]

(1)

1. 总赞礼生干天欢
2. 排班 班齐 启^④户
3. 鞠躬^⑤ 恭拜^⑥ 兴拜^⑦
4. □ 兴拜 □

(2)

5. 平身 □

①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 第 1375~1407 页。

②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第 94~97 页。

③ 此录文在《黑城》基础上依据图版校录。

④ “排”为一别字所改, “启”原书为“阖”字, 后涂改; 第 3 行“鞠”字为右侧插入字。

⑤ “鞠”字为插入字。

⑥ 《黑城》录文中无“恭”字, 今据图版径补。

⑦ 《黑城》录文中将“兴”、“拜”录在一起, 因“兴”、“拜”为两个动作, 故此文断开, 下同。

7. 众(六口)^①官行礼
8. 众官皆去就,跪^②拜
9. 拜兴 平身 复位
10. 再鞠躬 恭拜 兴拜
11. 兴 平身 阖户^③东
12. 西随序^④班, 园^⑤口

对于这件文书的性质,李逸友先生认为“亦集乃路遗址中出土的礼单有 F2:W31...F2:W31 则为跪拜之仪,祭祀时行礼的礼单。”^⑥而元代关于宣圣的祭祀种类有三种:释菜、朔望祭祀和春秋释奠。释菜是在书院落成或地方官员到任时所举行的仪式^⑦;朔望释奠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春秋释奠则在每年的二月和八月第一个丁日举行,亦称为春秋丁祭或春秋祭丁,“也可以看做是新学期的入学祭祀”^⑧。那么 F2:W31 属于哪种祭祀仪式的礼单,可以对照三种仪式的史籍记载来判定。

第一,释菜仪式的记载不多,《元典章》载:

乞赐遍行合属,春秋二丁,除执事官已有各依品序制造公服外,据陪位诸儒,自备襴带唐巾,以行释菜之礼。^⑨

元贞元年(1295年),章丘县学落成,刘敏中所记当时典礼情况:

既成,尹率僚属师生奉像设妥其位,行三献之礼以告,则陞宇廓然,神灵肃然,尊洗豆筵秩而哗然,盖降登有余容而盥荐有加虔焉。^⑩

今人著作里关于释菜的有《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其作者彭林先生认为:“相传古代祭祀先师、先圣之礼还有一种称为‘释菜’的仪式。有学者说,释奠有音乐而无尸,释菜则连音乐也没有,仅仅在神主之前放一些苹、蘩之类的菜。”^⑪由上引述知释菜礼亦“行三献之礼”,但颇为简单,并无繁琐礼仪。据文书内容复杂的礼仪可以推测,该文书所书为释菜仪式的可能性比较小。

第二,朔望祭祀在《元典章·儒学》里记载:

每朔旦,日未出,设立献位阶下,诸生列位于后。赞者在前,先两拜,自东阶升殿,喝“摆班”,又喝“班齐”,次喝“初献官以下皆拜”、“再拜”,两拜毕,平立。执事者引三献官升殿,自东阶分献官、诸从祀位如殿上仪。初献立宣圣位前,亚、终献分立颜孟十哲位前,赞者喝“再

① 依据图版,“(六口)”为后来书写者右侧补入,应插入第7行“众”字的后面。

② 第8行“跪”字、第10行“鞠”字字墨迹淡,似为二次书写,为书写者右侧补入。

③ “阖户”两字应为书写者右侧补入。

④ “序”字应为书写者右侧补入。

⑤ 《黑城》录文中无“园”字,今据图版径补。

⑥ 李逸友《黑成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⑦ 这是采用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的说法。而申万里在其著作《元代教育研究》里将“释菜”这种类型的祭祀称为殿谒或庙谒,其解释为“一些非固定的祭祀活动,当儒学或地方社会发生大事的时候,如地方官上任、廉访司官巡行至郡县,学校新建、整修,学产的增置等,地方官一般要率领僚属与学官、儒学生员到文庙拜谒、行礼”。《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

⑧ 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⑨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29《礼部二》,“秀才祭丁当备唐巾襴带”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1122~1123页。

⑩ (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1《章丘重修大成殿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8页。

⑪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260页。

拜”、“兴”、“再拜”毕，就跪，三祭酒再拜、兴，亚终献以如之。礼毕，三献官诣圣寿位前，先再拜，跪上香，就跪，祝香读祝讫，三奠酒毕，就拜、兴、再拜，礼毕，降自西阶复位。赞者喝“初献官以下皆再拜、两拜”，礼毕，诸生与献官员揖，诣讲堂讲书，告朔讲书，乙亥日不讲书。^①

可见朔望祭祀和文书所书内容相近，均有“排班”、“班齐”、“拜”、“兴”等程序，但上述仪式中没有“鞠躬”、“启户”和“阖户”，故文书所书应非朔望祭祀之礼。

第三，春秋释奠在史籍中记载颇为详备，简略引《元史》如下：

其释奠之仪……方初献点视时，引赞二人各引东西庑分奠官曰“请诣东西庑神位前……初献官释公服，司钟者击钟，初献以下各服其服，齐班于幕次。

掌仪点视班齐，诣明赞报知，引礼者引监祭官、监礼官就位……明赞唱曰“典乐官以乐工进，就位”……明赞唱曰“诸执事者就位”……明赞唱曰“诸生就位”……明赞唱曰“陪位官就位”……明赞唱曰“献官就位”……明赞唱曰“辟户”，俟户辟，迎神之曲九奏。乐止，明赞唱曰“初献官以下皆再拜”，承传赞曰“鞠躬，拜，兴，拜，兴，平身”。明赞唱曰“诸执事者各司其事”。

俟执事者立定，明赞唱曰“初献官奠币”……

……

……赞唱曰“初献官以下皆再拜”，承传赞曰“鞠躬，拜，兴，拜，兴，平身”。乐止……明赞唱曰“阖户”。又唱曰“初献官以下退诣圆揖位”，引赞者引献官退诣圆揖位……俟立定，明赞唱曰“圆揖”。礼毕，退复位，引赞者各引献官诣幕次更衣。^②

上引文中的释奠仪式是为元代朝廷祭祀宣圣之礼。但根据元代规定的祭祀仪式“其饮福受胙，除国学外，诸处仍依常制。”^③即郡县祭祀^④仿中央祭祀之仪，或可以根据中央的仪式来判定地方上的释奠仪式。

对照引文来分析 F2:W31 这件文书，该文书分为两部分，文书第一件残片应是释奠的准备阶段，或称前奏，在开启大成殿门之后，初献官以下的先拜，后“执事者各司其事”才开始的初献官奠币、亚献官和终献官等仪式。文书第二件残片应为仪式的尾声，也是初献官以下的再拜，然后关闭大殿殿门，众官分为东西两序班，然后作圆（文书写为“园”）揖，礼毕。至于仪式流程中的初献官、亚献官和终献官的仪式礼单已经缺失。由此引文对照文书中的各项仪式动作我们可以认为 F2:W31 所书内容更接近于春秋释奠。

文书第 2 行“启户”（有的史籍里作“辟户”，如《元史》）和第 10 行“阖户”应是辨认该文书属于丁祭的字眼，“启户”即为开启文庙大成殿的大门，“阖户”即关殿门，这两个仪式在其它两种宣圣祭祀仪式的记载上均未发现，或可以说明丁祭比其他两种祭祀要隆重得多。文书第 6 行“众（六口）官行礼”对照《元史》引文，可以认为“六官”应指“初献官以下”的官员，可能是亚献官、终献官、监祭官、监礼官、典乐官、陪位官。

文书中的“班”根据仪式的流程应不包括在“排班”前的“东西庑分奠官”，而是指掌仪先点视“班”是否到齐再让明赞“排班”的监祭官、监礼官、典乐官、乐工、执事者、诸生、陪位官所组成的祭祀团体。至于“班”成员的具体身份，根据《通制条格》中记载：“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中书省河南省咨：迎宣接诏，国家祭祀并朔望行香，止是守土有司为班首。自立行枢密院以来，镇守军官

①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 31《礼部四·学校》，“禁治搔扰文庙”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年，第 1179 页。

② 《元史》卷 76《祭祀五》，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894-1898 页。

③ 《元史》卷 76《祭祀五》，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898 页。

④ 此处“郡县祭祀”是相对朝廷祭祀而言，元代实行行省制，无郡县划分。

亦要与民官具作班首。礼部议得，上项事理合准守土官员为班首。都省准拟”^①，即丁祭的参加者应有地方官、肃政廉访司、政府官员、儒学提举司、学官、大小学生员和地方耆老等。依据上述论证，可断定 F2:W31 为释奠时的礼单，可将其定名为《元代亦集乃路春秋丁祭礼单》。

该文书即已定性，其价值对于元代的郡县礼仪有着重要的弥补和印证作用，其价值至少有以下三点：

首先，文书印证了元代郡县祭祀宣圣的存在。早在周朝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按四季释奠先师，来表示尊师重教之意^②。一直沿袭到元代，“中统二年夏六月，诏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成宗即位，诏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贍学土地及贡士庄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庙宇。自是天下郡邑庙学，无不完葺，释奠悉如旧仪。”^③ F2:W31 文书的出现恰好证实了在元代郡县祭祀的实行。

其次，文书所书礼仪，可以与《元史》中记载祭祀宣圣仪式作对比。诚如上文所引元代春秋释奠流程，对照文书中的相关字眼，虽然文书残缺不全，还是可以看出祭祀仪式上一些核心动作是相同的，如“启户”、“拜”、“平身”、“复位”、“阖户”等，文书所呈现的仪式正印证了元代郡县祭祀宣圣过程中的开始和结束步骤。仪式中间部分三献官的各种活动可能没有记载或因为文书的残缺，无法进行比对。

再次，文书的出现证实了元代地方祭祀仪式中的一道程序。为何会出现该文书，据推断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这是元代郡县祭祀过程中容易让人忽略的一道程序，即将仪式过程告知民众。从文书的书面情况看，释奠礼单有过涂改和增添字痕迹，可见该文书不是用于正式场合。且从记载的内容看，F2:W31 出现了“总赞礼生干天欢”和“东西随序班园口”，对照史籍中的相应明赞官的口号，有明显不同，即该文书的用处应不是明赞官在仪式时所要诵读的仪式口号，而是整个仪式过程的记载。那为何要书写这种礼单，限于笔者能力，未能从史籍中查得合适说法。但《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记载着中国的祭祀礼仪在十三世纪左右传到朝鲜半岛，并在朝鲜半岛较好的传袭下来的情况：“各地乡校的祭孔典礼，规模虽然要比成均馆小得多，但却是一丝不苟。参加仪式的人，都自豪地称自己是‘儒林’中人，每人都有专门的祭服，称为‘儒巾服’，据说也是从明朝传去的。祭祀中的各项仪式，从初献、亚献、三献，到监礼、司香、司巾等等，都各有专司，并写在长长的纸上，公诸于众。”^④ 据此可知，祭祀中的礼仪程序要写在纸上，正如 F2:W31 所记载的丁祭礼，必须公诸于众，这为我们理解为何出现这件文书作了很好的解释，即此类文书的出现或可以补充至少元代以来郡县礼仪活动时需将仪式过程告知民众的史料之缺。二种可能，因为每种祭祀在举行的前几天都要进行布置场地及祭前彩排，如史籍所载“前二日，习仪。前一日，涤濯陈设。是夕，遂宿斋，诸儒生并集于学，戒无得群饮。”^⑤ 因文书字迹潦草，不可能用于正式场合，所以也极有可能是彩排时用的礼单。

二、对 F1:W43 文书的分析

F1:W43 文书在《中国藏》中定名为《贡献三皇礼仪》，定名中只点出了祭祀的对象，有必要进一步释读。为方便说明，摘录文书如下^⑥：

《中国藏》M1·1116[F1:W43]

① 《通制条格校注》卷 8《仪制》，“贺谢迎送”条，方龄贵校注，中华书局 2001 年，第 352 页。

② 孔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 478 年），鲁哀公下令曲阜孔子的旧宅立庙，按岁时祭祀。这是祭孔的开始。后来沿袭开来，祭孔成为一种尊师重教的象征。

③ 《元史》卷 76《祭祀五》，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901 页。

④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269 页。

⑤ （清）杜春生编《越中金石记》卷 7《至元壬辰重定学式》，《石刻史料新编》第 2 辑第 10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 年，第 7280 页。

⑥ 此录文在《黑城》基础上依据图版校录。

1. 请初献官^①
2. 举幕进笏輿
3. 三皇帝神位前^②
4. 伏羲皇帝神位
5. 神农皇帝神
6. 轩辕黄帝神
7. 羊食^③一体，豕^④
8. 牢蔽^⑤帛献供等
9. 复位

显然，据文书内容来看，F1:W43 所书的是祭祀三皇的仪式。朝廷对三皇的祭祀古而有之，但祭祀的场所过于杂乱，直到唐玄宗天宝六年（747 年）时才“于京城置三皇、五帝庙，以时享祭。”^⑥将其视为创物之圣人的典范，举行三年一度的祭祀。而在三皇在地方上的祭祀可谓是元代的独创，关于元代郡县祭祀三皇的仪式，《元史》中规定“郡县三皇庙：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⑦因为这条规定，现今学者大多认为祭祀三皇的仪式与宣圣释奠礼仪式相差无几，我们或可以从朝廷的祭祀三皇仪式上看出大概，元顺帝于至元九年在大都祭祀三皇：

宣徽供礼饌，光祿勳供内醞，太府供金帛，广源库供芻炬，大兴府尹供牺牲、制币、棗盛、肴核。中书奏拟三献官以次定，诸执事并以清望充。前一日，内降御香，三献官以下公服备大乐仪仗迎香，至开天殿度置。退习明日祭仪，习毕就庙斋宿。京朝文武百司与祭官如之，各以礼助祭。翰林词臣具祝文，曰“皇帝敬遣某官某致祭”。^⑧

至于具体三献官如何献祭三皇，史籍记载极少，我们暂且根据释奠礼的形式。可将 F1:W43 文书定名为《元代亦集乃路祭祀三皇礼单》。

F1:W43 文书所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代西北地区郡县祭祀三皇仪式的史籍记载之缺。因为《元史》中“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在传世典籍中记载元代郡县祭祀三皇的仪式也流于套话，未有细节方面的描写，这正是这件文书的最重要价值所在。根据这件出土的罕见的祭祀三皇仪式文书中，我们或可以进一步的解读，以获得更多相关信息。

文书第 1 行有“请初献官（从）□”字样，说明其中记载的仪式是初献官以后的过程，一直到第 9 行的初献官“复位”，其中的仪式有缺失，但我们可以与释奠礼的仪式相对照。《元史》记载释奠礼初献官的仪式：

俟执事者立定，明赞唱曰“初献官奠币”。引赞者进前曰“请诣盥洗位”。盥洗之乐作，至位，曰“北向立”。搯笏，盥手，帨手，出笏，乐止。及阶，曰“升阶”。升殿之乐作。乐止，入门，曰“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奠币之乐作。搯笏跪，三上

① 此处一“从”字，已涂抹，不录入。

② “三皇帝神位前”为书写者所框，依据图版及内容，而第二行“举幕，进笏，盥”书写右贴于此行，故可推断为“三皇帝神位前”诸字为误写，但因所书为“三皇帝神位”，有所畏惧，不宜涂去，故用方框圈起，以示笔误，并在右侧补入。

③ “食”字原误写为“豕”字，后涂改。

④ 第 7 行、第 8 行、第 9 行对照图版应为缩进一字符，《黑城》误录，今径改。

⑤ “蔽”为书写者右侧补入。

⑥（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 9《玄宗本纪下》，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221 页。

⑦ 《元史》卷 76《祭祀五》，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902 页。

⑧ 《元史》卷 77《祭祀六》，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915 页。

香，奉币者以币授初献，初献受币奠訖，出笏就拜兴，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兴，拜兴，平身。曰“诣兗国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东向立”，奠币如上仪。曰“诣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奠币如上仪。乐止，曰“退复位”……俟立定，明赞唱曰“礼饌官进俎”。奉俎之乐作，乃进俎，乐止，进俎毕。明赞唱曰“初献官行礼”，引赞者进前曰“请诣盥洗位”……^①

再对照 F1:W43 中，可发现祭祀三皇与上引文中祭祀宣圣仪式上的一些不同：

神位方面，祭祀对象不同，牌位当然要有变动。祭祀三皇时把释奠礼中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兗国公神位”和“邹国公神位”换成了“伏羲皇帝神位”、“神农皇帝神位”和“轩辕黄帝神位”。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祭祀三皇时三个神位的祭祀顺序。

祭品方面，文书第 8 行提到“蔽帛”，祭祀中的“币”根据《尚书》记载指的是缁帛，一般用黑色、黄色的丝织物，祭祀完成后即埋之。“进俎”的牲牢根据元代宣圣祭祀规定，大都祭祀宣圣为大祀，牲品用牛一羊五豕五；郡县释奠为中祀，牲品用羊一豕一。通过文书第 7 行“羊食豕一体豕口”可见郡县祭祀三皇仿地方释奠礼，规模为中祀。

仪式顺序方面，我们对照上引文春秋释奠仪式的引文可以发现 F1:W43 文书中记载的仪式顺序有所不同，释奠礼中初献官是在三个神位上分别“奠币”完成后各自“复位”，才开始“礼饌官进俎”的。而文书上仪式的顺序为初献官在“盥洗”之后，分别拜过三个神位，然后“进俎”和“奠币”再“复位”。不仅在程序上简化了，而且“奠币”和“进俎”的顺序也颠倒了。由此可以认为元代在郡县祭祀三皇上虽大体仿释奠礼，但不如释奠礼规范和隆重。

另外，对于 F1:W43 中祭祀三皇的“初献官”身份需要做一下解释。《元史》载：“黄帝臣俞附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②即郡县祭祀由医师来做主要承办人，医师即医学教官，包括医学提举官、教授、学正、教谕等。张世清先生以此资料判定祭祀三皇的主祭者为医师，并认为仪式的参与者应是医界人士，包括医官、医学生徒、医户及对医界“感恩”的人群等。^③而“初献官”的身份根据日本学者池内功对《太常集礼》和《元史·百官志》的考证认为：

于路举行之祭祀祭仪中，蒙古人达鲁花赤为初献官，汉人总管为亚献官，回回人同知为终献官。于府举行之祭祀祭仪中，府达鲁花赤为初献官，知府为亚献官，同知为终献官。^④

那么祭祀三皇的“初献官”身份到底是医师还是达鲁花赤，其实这并不矛盾。“医师主之”应指主要参与祭祀人员为医界人士，但班首仍为地方“守土有司”，即仍由达鲁花赤充当初献官，献官以下和其他“班”的成员为医界人员。

该件文书或多或少给我们呈现了郡县祭祀三皇的若干过程，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地方医祀三皇提供了实证。这件文书的价值不仅具有上文所讨论的 F2:W31 文书的价值外，还可知祭祀三皇在仿释奠礼的规模时，仪式上已经简化，可见地方上祭祀三皇的隆重程度不如释奠礼。

三、对 F62:W11 文书的分析

F62:W11 文书在《中国藏》中定名为《朝拜礼仪》，而李逸友先生认为这件文书是祭祀礼单，二

① 《元史》卷 76《祭祀五》，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895~1896 页。

② 《元史》卷 76《祭祀五》，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902 页。

③ 张世清《元代医祀三皇考》，《史学月刊》2004 年第 7 期。

④ [日]池内功《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代郡县祭祀》，《蒙元史暨民族史研究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第 163 页。

者对于这件文书的性质有不同看法，这就有必要做一下探讨。为方便研究，现录文书如下^①：

《中国藏》M1·1115[F62:W11]

1. □笏 鞠躬 □□
2. □^①呼 山呼 再三呼
3. □□已跪 出笏 就拜 兴 □^①
4. □^①身 僧人□

对于该文书，李逸友先生认为“关于各路府州县祭祀文庙的礼仪，《元史·祭祀志》未载其详，亦集乃路遗址中出土的礼单有 F2:W31 和 F62:W11 两张残页，其中后者有‘僧人’字样，当非祭祀孔子礼仪。”^②元代史籍所载的宣圣祭祀活动确实无僧人参与，李先生此观点是中肯的。但其他祭祀仪式上同样缺少僧人参与，故笔者对 F62:W11 这件文书是否为祭祀礼单产生怀疑。此文书的图版在《中国藏》定名为《朝拜礼仪》，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僧人”参与的仪式，《元史·礼乐一》中记载道：

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平身”，曰“搢笏”，曰“鞠躬”，曰“三舞蹈”，曰“跪左膝，三叩头”，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僧、道、耆老、外国藩客，以次而贺。^③

这是元代“元正受朝仪”。“元正”为正月元日，即正月初一，是一年中重要的节日，是日皇帝要在宫中摆筵席宴请百官，前后仪式称为“元正受朝仪”。显然，在亦集乃路不可能出现“元正受朝仪”仪式。那么这件文书所载内容是否是郡县为庆贺元正节所举行的仪式，可以这样认为，朝廷虽然要求州县须举行元正节贺礼，但亦集乃路地区地处西北边陲，财政中下，相比于其他礼仪如祭祀、朝贺礼等，元正节并非如此重要，简要举行无伤国家仪制，当地官员自不会大张旗鼓庆贺元正节，所以这件文书为元正节庆贺仪的可能性不大。

再根据“天寿圣节受朝仪，如元正仪；郊庙礼成受贺仪，如元正仪。”^④“郊庙礼”是古代帝王在郊外祭天地或在宗庙祭先祖的礼仪，在祭拜完皇帝要接受百官庆贺的这种仪式便是“郊庙礼成受贺仪”，在地方州县上也不会有这样的朝拜仪式。所以 F62:W11 所书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天寿圣节礼仪。天寿圣节是古代皇帝的生辰。天子的诞辰当然举国都要庆贺，郡县也不例外，《通制条格》有载：

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司农、御史中丞兼领侍仪司事奏：每遇圣节、元日、诏赦并各官受宣敕，除沿边把军官再行定夺外，诸路官员合无令各官照依本品自造公服迎拜行礼。钦奉圣旨：除沿边把军官外，那般行者，钦此。^⑤

大德十年五月，中书省四川行省咨：重庆路儒学学正涂庆安呈，春秋释奠，天寿圣节行礼，诸儒各服唐巾襴带，学正师儒之官，却以常服列班陪伴。^⑥

再看《元典章》中这一则圣节案：

① 此录文在《黑城》基础上依据图版校录。

②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47 页。

③ 《元史》卷 76《礼乐一》，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668 页。

④ 《元史》卷 76《礼乐一》，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1669 页。

⑤ 《通制条格校注》卷 8《仪制》，“贺谢迎送”条，方龄贵校注，中华书局 2001 年，第 341 页。

⑥ 同上，第 349 页。

照得至元十年七月内……与西京、太原、平阳等路宣慰使释刺沙，我以前每年圣节，教罢了，休做。如今，你每奏说，随路分州城里官人每每年做圣节，多费钱物，百姓生受。更兼本命日，又科敛钱物，百姓生受有……逮及拜贺行礼，必就寺观中，将僧道祝万寿岁牌迎引至于公厅置位，或将万寿牌出其坊郭郊野之际，以就迎接。^①

可见对于郡县地方官员来说，天寿圣节不仅是节日，还可能是“科敛钱物”的好时机，故应比元正节更为看重一些，仪式就举行得正式和规范一些，特别是对于皇帝本命日，举国上下的仪式更大，如史籍所载：

至元三十一年七月，中书省御史台呈：旧例，钦遇圣主本命日，所在官吏率领僧道、纲首人等，就寺观行香祝延圣寿。拟合便行依例施行，都省准呈。^②

虽然不能辨认这件文书是不是“圣主本命日”的仪式记载，但可以认为 F62:W11 记录的应是天寿圣节礼仪的仪式，故可定名为《元代亦集乃路天寿圣节拜贺礼单》。

经过以上定性，这件文书的价值至少有以下三点：

首先，文书证实了元代亦集乃路地区庆贺皇帝生日礼节的存在。目前关于天寿圣节的研究不多，主要原因还在于除了官方史籍外的材料稀少，不能充分佐证天圣寿节在地方上的实行，而这篇文书的出现至少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这是这篇文书最重要价值所在。

其次，关于这篇文书的出现，与上文分析祭祀宣圣和祭祀三皇文书一样，同样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元代郡县上，至少是亦集乃路上不仅祭祀礼仪要写于长条告知于众，天寿圣节照样有这程序；一是庆贺天寿圣节仪式的事前彩排所用礼单。

再次，F62:W11 反映了地方在天寿圣节时举行的拜贺仪式。文书纸面较上述祭祀宣圣和祭祀三皇文书来得干净，笔画和字体较为明朗，无涂改，且有僧人参与，可以推测当时这种仪式的若干流程以及郡县上对于拜贺天圣寿节的重视程度和规模，为我们了解地方上的拜贺仪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通讯地址：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24）

①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 28《礼部一·礼制》，“礼仪社直”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年，第 1089~1090 页。

② 《通制条格校注》卷 8《仪制》，“祝寿”条，方龄贵校注，中华书局 2001 年，第 355 页。